

老故事

老故事

曹保明



吉林大学出版社



90216958

RBHob //



曹保明



女
行

老故事
妓 行
曹保明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赵洪波 封面设计：郭宇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7.75 插页：6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9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7-5601-2287-6/I·108 定价：12.00 元

序 言

人类已经走过了自己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世纪的到来，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要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复兴，这其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发展离不开人类对自己生存岁月和历程的总结与回顾。“老故事丛书”将以老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人类所经历过的伟大而重要的历史阶段。

用故事的方式来总结历史往往会使历史更加生动和具体，这是因为故事乃浓缩的人生。当文化凝聚成故事时，它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流传上百上千年了。人们认可故事，记住它并传承它，这就说明了故事本身的生命力。故事是有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或传说，从远古流传至今，使人不能忘怀，使一个民族不能忘怀，而且还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传承，说明故事有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力。而故事的生命力就是一种美。人类生存的空间世界其实是被美所统治着的，是人的一个个具体的美构成了整个世界和生存空间的整体的美，同时又说明了是人的美德使故事获得了一种生命。就像地上的草和树木，它从诞生到死亡，就是向人类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在展示着自己的力量。那些流传越久远的故事其生命力越强，越不会死亡，并一代代地传下去。

故事生命史不是人的生命史，而是一种文化自身的张力，是人类研究这种文化传承特点和体会的总结。当然在分析这些故事的结构和生命之中将是通过解剖文化

形态来表述文化形成历程的，当然也就是人类的生存史和民族的发展史，因为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往往具体地凝聚在一个世代流传的故事之中。“老故事丛书”所讲述的又都是我自身搜集和体会来的人类维系生存的重要生存经历，这也许是本丛书的价值和珍贵之处。20多年前，我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调往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我多次进深山下乡村去找那些上年纪的老人搜集民间故事和各民族民俗风情时我惊奇地发现，讲述人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往往对自己当年所从事的行业也滔滔不绝地进行叙述。听时不能打断对方的讲话。而他们描述自己干什么行业的那一段段经历，一个个故事，往往又十分的精彩，特别是对北方地域民俗风情的介绍和对一些奇特行业的体会和了解，往往产生出许多我们所采访的故事本身所要获得而又获得不到的价值。如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语言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的表述方式；特殊行业生活的秘密；这些奇特行业形成的原因；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传奇经历，等等。而这些往往是讲述人描述时所最为精彩的部分。于是我想，能否把这些“文化”归结在一起，写出一套有独特意味儿的地域行业文化丛书？

从那时开始，我便一头扎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无尽的大海，向着那遥远而又十分光明的彼岸游去。开始时的具体工作并不费劲，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人类千百年来的知识积累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当一进入具体的写作阶段，才发现自己掌握的生动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不想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我想通过我的切身体会，把我的感受和亲身调查的结果告诉给人们。我想改变从前的书的写法，真正让读者和我一样去感受生活所给予的感动，于是我决定亲自去体察土匪、马

帮、妓女、淘金、狩猎、木帮、乞丐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写作。

其实，行业集团的生成和存在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些集团和集团的人物，就必须接触这些具体从事此行业活动的当事人或重要的行业传承人。而由于这些行业几乎都属于一种特殊的或神秘的地域性行业，就是在 20 多年前，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或苍老不堪，这就使调查工作产生了许多难度，但这同时又增加了我要把这项工程很好完成的决心和兴趣。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这项研究方面来了。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我都不在家过，就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八月十五”，我都不在家过，而是告别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一个人背上行李，远走他乡，到敬老院、大车店，去和那些过去当过土匪、乞丐、妓女、马贼的人物和一些知道从前历史的孤寡老人一块生活，听他(她)们讲叙从前一个个特殊行业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为了采写行帮的故事，我和许多活着的土匪老汉在一起生活，一起过年，上山和进林子；我和狩猎人一块进山打猎；我和淘金人一块去淘金，下矿井。有一次在辉南的香炉碗子金矿，我差点让煤烟子熏死，经过矿工的抢救，才得以生存；我和木帮们一块去放排，在鸭绿江上的“门坎子哨口”，我一下子滑进江里，是好心的木把将我救起。许多危险和苦难的经历，我不对妻子和儿子讲，怕他们惦记我，而我的巨大的收获也与日俱增，我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土匪马贼、妓女乞丐、淘金狩猎、木帮马帮、烟麻驿道、吹鼓扎彩等等奇特行帮生活的故事，而这，就为今天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吉林大学是我的母校，他们决定让我推出这套“老故事丛书”，我想他们是

有慧眼的，而我也想，读者也会觉得此书的分量。

这套丛书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是将故事和研究融合在一起，让调查和故事，让具体和综合分析掺杂在一起，来展示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最深的深度，真正的科学内涵、宝贵的文化资源是这套丛书所独具的特色。故事选择的是每个行帮之中独特并长久流传的文化形态；每一种行帮生存的独特文化，又往往通过分析和故事来丰富和完成，这就是集资料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给人以具体和新鲜的感觉。

这些故事的获得完全是我亲身从当事人的口中或当事人的亲属、后代或一个行帮的重要的传承人口中所得，其生动和可靠性是可想而知的。调查和了解一种文化史，要尊重被了解人，这是调查者的一种品质。调查者的品质越高，所获资料越真。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品质是一种思想和人类的精神面貌，而品质又是一种方法，是人对人的一种心灵的对视。不能想象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这其间包括从人伦、风俗、规项、信仰等等诸多方面去实践人类的这种活动。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拥有诸多的“土匪”朋友，“乞丐”朋友和种种行帮的朋友，他们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已远离人世，生命已随着时间永远的消失了，可是他们和我曾经面对面讲述的故事，今天被我真实具体地录述下来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吧。

感谢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套丛书，这些资料是否会对社会、生活、历史和具体的每一个人有用，还是让人们自己去体味吧。

李锐

1999年9月于长春

目 录

一、妓行的主要活动	1
二、妓行管理结构	9
(一) 寄主	10
(二) 老鸨子	10
(三) 大茶壺	15
(四) 大茶杆	22
(五) 其他人员	25
三、妓院的名称和等级	27
四、妓女接客的方式	33
(一) 开盘子	33
(二) 拉铺	34
(三) 住局	34
(四) 出局	35
(五) 半掩门	36
(六) 海台子	36
(七) 接客之外的生活	40
五、形形色色的嫖客	43
(一) 临时大总统	43
(二) 政府官员	45

(三) 警察和军人	46
(四) 流氓	47
(五) 瞎子	47
(六) 学生和劳工	48
六、妓女各阶段名称	50
(一) 雏儿阶段	50
(二) 青倌阶段	51
(三) 红倌阶段	52
(四) 人老珠黄阶段	62
七、妓女的身份	70
(一) 自由身	70
(二) 半自由身	71
(三) 不自由身	72
八、妓女人员年龄状况	79
九、妓行的祖师爷	86
(一) 真武君	86
(二) 吕洞宾	87
(三) 管仲	91
(四) 白眉神	93
(五) 勾栏女神和五大仙	97
十、妓女的信奉习俗	100
十一、有趣的“性”文化	104
(一) 性讽刺	104
(二) 性赞美	105
(三) 性回避	108
(四) 性卑视与愚昧	109
(五) 性转移	110
(六) 乞丐“性”文化	110
(七) 特殊形态性文化	111

十二、妓行歌谣	116
(一) 情歌	116
(二) 苦歌	118
(三) 密调	125
十三、妓行行话隐语	130
十四、嫖客庙	135
十五、妓女的故事	146
(一) 荷云	146
(二) 九妹	149
(三) 小荷花	153
(四) 金香	173
十六、改造妓女	216
(一) 改造的序幕	217
(二) 初到习艺所	219
(三) 戒烟运动	221
(四) 风雪夜寻人	223
(五) “平等”与“忆苦”	226
(六) 学做新人	229
(七) 医治性病	231
(八) 归宿	233

一、妓行的主要活动

妓行，就是以管理妓女并使其去影响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机构，这个行，包括窑主、老鸨、大茶壶、妓女和一些在妓馆从事各类服务的人员。并设妓院的妓女

娼妓业是旧时代社会中罪恶、肮脏的行业。先秦时，已有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玩乐的现象。纯营业性的娼妓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大为兴盛，形成官妓制度（官营）。宋代，私妓（私营）大为盛行。明中叶取缔官妓，娼妓开始完全为私营。

据历史记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在兴渔盐之列的同时，并设女闾七百，以“活跃市蜃”。

至于世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行，应该说，是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政治、经济、地域的原因，而且对妓行的研究，是对探究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对总结历史的科学与进步，对考究一个地域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清代后期至民国，娼妓业获得了畸形发展。从边远小镇到繁华都市，从内陆省份到东南沿海，无处没有妓女、妓院。娼妓业在官府禁弛无序的情势下，经过百年间的发展，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或集镇的商业繁华地段逐渐形成了一个或数个妓院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段和地

区。虽然它们不像西方的“红灯区”那样“名正言顺”，但是，它们却在当地乃至全国颇有名气，为世人所知。

据历史资料记载，如：

北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珠市大街南北各巷，天桥附近的“大森里”，朝阳门外东森里，前门外的“四圣庙”、后营、花枝胡同、莲花河、小观胡同，崇外黄花苑，宣武门外的乐培园（俗名胳膊园），西直门外黄土坑（俗名白房子）等。

上海：宝善街（广东路）、四成路（福州路）、三马路（汉口路）、六马路（北海路）、棋盘街、虹口、外滩等。

广州：谷埠、沙面、大沙头、东堤、陈塘等。

青岛：冠县路、朝阳路、金乡路、黄岛路、云南路、沧口路等。

武汉：长清里、桃源坊、积庆里、武圣宫、通济里、天字巷、沙家巷等。

桂林：文昌门城墙外、东江下关文家园（臭水塘）。

蚌埠：华昌街、一大巷（成业里）、喻义里、快活岭等。

安庆：董风巷（新市巷）、御碑亭（市政街巷）、王垱坡、轩辕庙、黄甲山、谷隆巷等。

芜湖：迎春坊、三街、曾家塘、沿河路等。

长春：四马路、五马路、宽城门、安达街、桃源路等。

沈阳：大西关南大什字、通天街、顺城街、九门脸等。

南京：秦淮河、利涉桥至武定桥一带，以及淮清桥、钓鱼巷等。

重庆：校场口、夫子池等。

开封：第四巷、会馆胡同、卧龙宫、外马号街高高山等。

南宁：西关路铁桥对面等。

.....

就像木匠是打家具，盖房子，豆腐房是做豆腐一样，妓行，就是指使妓女去从事接嫖客的种种活动。

这种行业，国内外都有明确的记载。

而且此行的泛滥，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一样。妓女是一种以出卖自己色相和肉体行当中的主要人物，这种行当的主要活动是供异性侮辱与取乐，其中妓女的痛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妓女的生活与常人不同，要从晚上算起，晚上就是一般人的早上。

黄昏，当西坠的太阳刚一下山，“老鸨子”^①就来到过道里喊：“麻溜吃饭！”谁也不敢怠慢，三下五除二地吃完了饭，就要麻溜上装。

所谓上装，就是打扮自己，抹梳头油、擦官粉、涂口红、唇膏、戴首饰等。

打扮完了，出去拉客时，要特意经过“老鸨子”的门口，让她“过目”。这叫“查脸”。
有时谁打扮得稍有不周，主要是看能不能招引客人，老鸨子就会大骂：“瞧你那德性，脸上的粉都抹不够，省下那香面子让你带棺材里去呀！”骂着，一个嘴巴扇过来，逼着你去重新上粉。

有时，打扮得太好了，或粉涂抹得多了点儿，她又会来气，大骂：“你还过不过日子了？干脆把一袋子都糊上得了！败家子！死不要脸个东西，多好的日子也得

① 老鸨子——妓院管理妓女的女老板。

让你糟践了！”

反正是总挨骂。妓女们时刻提心吊胆。

抹好粉，大家站在门口或过道里等客。

天黑了以后，客人陆续来了。

客人相中了某某，就领到房间里，老鸨子还派人盯梢。她手下有不少“小打”，一个个贼眉鼠眼，专门监视妓女。这些人猫在窗外，看妓女陪不陪客人睡觉。如稍有不周，他们就敲门，喊：某某，妈妈叫你；如果和客人过于好的，也不行，他们怕和客人真一条心。

往往是把妓女叫到一间空房子里，插上门。老鸨子手握一把电线鞭子或木棒子，恶狠狠地问：“叫你来知道干啥不？”

说知道的，先不打，继续说下去；说不知道的，当时皮鞭抽下来。反正说不说，也搪不过这顿打。打时客人在外喊也不让进来。

往往是折腾这一宿。早上九十点钟客人才走。这时，又赶紧再接“条子客”（临时来的客），一忙乎就到中午，这才“下炕”。抓紧眯一觉，因天一黑，又该上溜了。

当妓女的，就是来了“事”（月经），也得接客。反正是不许她们有空闲，时刻让她们去挣钱。

在长春桃源路的妓院里，有一个妓女叫周金花，她是张张氏手下的“死期孩子”（终生卖给妓院的妓女）。

当时，张张氏在佳木斯开“凤麟堂”妓院，那是1944年9月，周金花的父亲到鞍山找活干去了，家里扔下娘领着她们姐三个过日子。一天夜里刮大风，木头火星子飞到柴禾垛上，一下子点起了大火。

大火不单单烧光了家里的三间房子，又燎着了邻居家的一个仓房子。当时人家仓房里有几石红高粱，烧了

用啥还呢！她们害怕，娘就领她们几个跑了。

后边有人喊：“抓住老周家人，把她们押起来……”

“送她蹲巴箇子！”

她们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到了镇里。

她娘东看看西看看，没有落脚之地。忽见一个地方，门前一帮女人，一个个抹着粉，站在那里笑。娘不知是干啥的，就上前打听道。

一个女人看看她们姐三个，就说：“是‘靠人’（暗娼）的吧？来！当粉头（就是当娼妓）吧！”

当时她不懂啥叫“粉头”。还抹抹自己的头说：“没有粉哪！”

这时，张张氏从屋里走出来。说：“在这里落脚吧！保你有饭吃。”

娘一听有饭吃，乐坏了。就问：“在这干啥？”

“侍候人。一天光吃饭不干活，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地方。一年下来，准养得白胖白胖……”

当时周金花在姐妹三个中最大，娘就把她押给了“凤麟堂”，当时讲的是“六年期的孩子”（就是先干六年），押了伪满币四千元，当时讲好是光干活不接客。

大约在1945年“九·三”前后，也就是周金花到凤麟堂还不到半年，有一天，张张氏说：“金花，今天是你的日子。”

“什么日子？”

“喜日子。”

“喜日子？”

“别装傻！收拾收拾，开房子……”

周金花说：“妈妈，我还小呢！”

“小？金刚钻小，可能揽瓷器……”

“我，我害怕！”

“怕啥？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叫也会做！”

吃人家饭，拿人家钱，不干不行啊，就这样，她开始接客了。

“凤麟堂”加上周金花在内，共有七名妓女。她们是小玲子、艳玲、艳霞、玉珍、胖子等。这些人都是“放年期的”，没有“批账的”。

张张氏招的妓女都是孩童，经她手给“成人”（招第一个嫖客）的有好几个，她就是其中的一个。

“成人”就是从小养大开始接客。

“成人”——接客的头一期，价钱很高，睡一宿大价可喊到上千元。所以，周金花给她挣的金银无计其数。

在怀德县有个叫小玲子的妓女，家里闹灾荒，爹娘都死了。她一个叔伯表姐夫把她卖押到“凤麟堂”，她从七八岁进来，到光复那年她才十七八岁，就接上客了。妓女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哪。

据周金花讲：

“有几年，我身体不行了，妈妈让我接‘条子客’，就是在白天接来来往往的人。我没有一天不接二十个以上的，还不算‘住局的’。如少了一个，就不给饭吃呀。我如此算来，每天能挣一万多元伪币。”

“这时，张张氏看我不太行了，就把我卖到佳木斯北的老虎岭当暗娼，我自己也照样接客，一天还是十八九个；后来，张张氏又引我到永平岗金沟去了。”

“那里开着一个大金矿，过去是老毛子干的，后来日本人又经营，苦力上溜子的都是南边来的，一个个光棍汉。他们不管大姑娘、小媳妇，是女人就行。干了一段，张张氏又来，说领她逛大城市，这就又引她到哈尔滨，说找一个叫刘焕藻的在‘喜凤堂’当掌班的。到那

一看，人家翻来复去地察看，一会说瘦了，一会说胖了，又嫌喘气声太粗，又说嘴里出气有味儿，到头来就是没干成。可是他却让我和他过日子。”

“这是让我‘靠’他（公开做妻）”周金花说。

“那年月，没着没落。尤其是女人。我终于靠他过上了。他有时也逼我‘拉条子’。挣了小份子钱，二一添作五。受苦挨累的是我。”

“长春解放那年，我一个人来到了长春。一天，我正在街上走，就听一个人喊我‘金花！金花！’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张张氏吗！就赶紧跑。没跑出多远，她就指使两个小子撵上了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干啥吃的不知道？往哪跑！’”

那两个小子也动手动脚。我没招了，就求她说：“你行行好，给我个吃饭地方吧！”她笑了笑说：“这还像句话。跟我走吧……”

她把她领到桃源路，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地方，上面挂个桃红字匾，上刻“玉凤堂”三个大字。那时这桃源路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字号，一家挨一家。她说：“你等一会儿！”

她进去了，不一会儿领出一个黄面婆子。冲她指指点点地，最后说：“金花，你就在这落脚吧！”

“价钱多大？”

“是批账。”

“我分多少？”

“还用问吗？三七开。”张张氏不乐意地说：“我给你领来的，给你个三就不大离儿了……”

就这样，她又在玉凤堂落脚。“玉凤堂”也有一间空屋子，是专门调教妓女的，谁稍有一点不对，老鸨子就把人送到这里边，关上几天不让出来，不给饭吃，饿